

乡村记忆

春耕雨一犁

叶展韵

我上学时学的《植物学》课本里有九九歌，歌中有：五九六九，隔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看柳、河开、燕来、耕牛遍地走”，这些意境在我们胶东半岛的小山村里都能看到，意思是春天来了，要耕种了。

我的家乡在胶东半岛牙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每年清明节前后，春风送暖，山上的杏花桃花苹果花开了，人们就开始牵着牛上山耕地了。

耕地前，先把之前送到田地里的一堆堆猪粪用铁锨均匀地撒开，这叫作“扬底肥”。扬好底肥后给牛套上牛耕开始耕地，耕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围耕，一种是撂耕。如果田地是两面凹中间高，就围耕，如果田地是两面高中间凹，就撂耕，如果田地是平整的，围耕、撂耕都可以。围耕就是沿着田地的外沿开始，一趟一趟地绕着圈，就像包围圈一样，逐渐蚕食。撂耕就是先从中间起一犁，然后再右一犁、左一犁地耕。

耕地的时候犁新翻起来的泥土就像大海里澎湃的波浪一样起伏，有着海叠千层的美景，给人一种波澜壮阔的感觉。新翻的泥土散发着醇醪的芬芳，令人陶醉。此时春光烂漫，晴空浅碧，云朵绵绵，自由舒卷，脱下鞋光着脚丫踩在新翻的泥土上，软绵绵的，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柔。堤堰上纤草新芽初绽，含烟笼翠。杏树桃树苹果树，含苞欲放的点点深红色如美人痣，刚刚开放的是浅红色，娇艳艳的，暗香浮动。开心的小燕子频频翻飞，呢喃着。

耕完一片地，老农就会把犁撤下，换上耙，用耙把地耙一遍，让新翻的土地平整。连接耙和牛耕的是两个铁环，我们那里叫“软虹”。为什么叫“软虹”呢？因为两个铁环套在一起可以相互松动调节，有些软的意思，又因为铁环的形状像彩虹，所以就叫“软虹”。说到“软虹”，在我们那里还有个笑话。上世纪70年代末，邻村有烟台下放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老农耕完地后要耙地了，一看忘记带“软虹”了，就打发一个知青回饲养院拿，告诉他挂在墙上。那个知青来到了饲养院，看到墙上挂了好几个不同的铁环，就空着手回到了山里，对老农说：“墙上挂的没有一个软的，都是硬邦邦的！”地里的人皆笑，这成了一个段子。

田地耕好了，也耙平了，再等几天才能播种，这时土地开始保墒。新翻的土地，如同上了年纪的老翁换了一身新衣裳，给人一种既浑厚又新颖的印象。新翻的泥土拼命地吸收着金色的阳光来提高地温，还在等一场春雨。

晓起烟千树，春耕雨一犁。好雨总是会及时赶来，所以也就有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优美诗句。

一场春雨姗姗而来。细雨过后，蜿蜒起伏的山岭拥绿叠翠，鲜润明丽，每天都会传来布谷鸟“布谷！布谷！”的叫声，像是在催促人们“赶快播种”，于是老农们又赶着牛去田地里种花生、玉米、豆子、地瓜了。

播种花生、玉米、豆子，犁的沟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要掌握好深度。太深了种子发芽顶出地面就消耗尽了养分，以后生长的劲头就不足，太浅了也不行，种子发芽后秧苗根基浅，容易倒伏。播种花生和玉米一样，都是一墩种两个种子。我们那里的庄稼人把播种叫作“捻种”。前面是老农驾着牛犁沟，后面紧跟着一个人捻种，捻种的后面还有一个人跟着撒复合肥。要注意复合肥要撒在种子的旁边，不能撒在种子上，不然的话就把种子“烧”坏了，不能发芽。撒复合肥的后面又有一个人跟着培土，也就是把种子埋进土里。种豆子一墩要捻多个种子，不能像花生、玉米那样只捻两个种子。

记得中学毕业后第一年，我帮着父母种豆子的时候，也是捻两个豆种，来帮忙的柳家二奶奶就取笑我是“书呆子”，她告诉我说：“种豆子要多捻几个豆种，有句俗语是‘豆豆四五六，撒撒手七八九’。”

种地瓜芽的时候，是把之前耕好的地先起垄，然后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捏着地瓜芽面朝自己，手背用力往垄里一拉，拉成一个窝，然后快速地松手，地瓜芽自然而然地固定在泥土里了。用手背拉窝，这样不会损坏地瓜芽，能对地瓜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我们那里也把栽地瓜芽叫作“拉地瓜芽”。通常是前面的一个人拉地瓜芽，后面的一个人紧跟着浇水，浇水的后面再跟着一个人培土。

庄稼人对土地怀有浓厚的感情，虽然土地多，但是也见缝插针，不浪费一点儿土地。田地里种满了小麦、玉米、花生、地瓜等等，人们每年还要在堤堰上种红小豆、豇豆、绿豆之类。我那时不解，问母亲为何还要在堤堰上种庄稼，母亲说：“庄稼人就是这样，‘春天插一棍，秋天吃一顿’，春天随便丢个种子在地里，秋天都能收获很多果实。”

牙山脚下，村村呼应，山山连环，人们在田地里播种下一颗颗种子，种下对生命的礼赞和对丰收的向往。

远去的货郎

管淑平

清早出行，在离小区不远的拐角，常看见两个推着手推车的小商贩。他俩沿着街边小路，时而翻弄几下小推车里的物件儿，慢悠悠地吆喝几声。路上行人很少，叫卖声显得格外悠长。忽然，一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涌入我的脑海，同样的早晨，一个挑着货担的货郎，早早地便在我们村子里吆喝……

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货郎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爷爷，一身朴素的棉大衣，一根扁而长的挑担，担子上挑着两个普普通通的木制小箱子。箱子里面的玩意却很有派头，左边的箱子里通常放着的是一些实用的生活物品，像头巾、针线、手套、袜子、镜子、发卡、胶鞋等，而供人休闲娱乐的小物什则放在右边的箱子，比如拨浪鼓、玻璃球、手绢儿、羽毛毽子、高粱做的糕点、各种颜色的糖球等，满满当当地挤在箱子里。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相对匮乏，那些挑着货箱走南闯北的货郎，受到人们的羡慕，也一度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我小时候常常幻想着自己挑着货担，一路走街串巷，一路吆喝不断。如果累了，就背靠在一堵墙边或者一棵大树之下休息片刻，或者与周围想要买物品的人一同聊聊天；若是饿了，就顺手从箱子里取出一些东西吃个饱！那时，我觉得最惬意、最深受大家喜爱的职业也就是货郎了，既可以走进小城里见见世面，又可以跑到乡下看看乡村的山水花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踏入校园念书，才渐渐地体会到货郎这份行当的艰辛，不禁为自己曾经的念头感到震惊。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想必更能体会，货郎挑着货担，风里来雨里去，有时翻山越岭还找不到一户讨口水喝的人家。从事货郎行当的人，多数没有念过书，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人挑起了货箱，也从此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后来，我曾在一个暑气腾腾的大热天里，亲眼看到一位货郎挑着沉甸甸的货物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汗水涔涔，气喘吁吁。山又高，路又远，几经辗转才走到村子。村里的人见陌生人进村，难免投去异样的目光，但是，等到他的吆喝声一响起，一些人便按捺不住走上前去，通常是小孩居多，热闹的氛围随着箱子的打开便开启了。

只见货郎熟练地将挑着的箱子放下，他先是打开右边的箱子，“小朋友，来来来，吃几个糖果吧！”那些五光十色的糖果深得小孩们的喜爱，大人此时也会掏出几毛钱买几个糖果或是糕点给小孩子们品尝。见大人多了起来，货郎又把左边的箱子打开，“瞧一瞧，这里边有毛巾、镜子、梳子、衣服、鞋子等日常用品，大家有需要的就请过来看看！”人们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需求，仔细地挑选一些东西。一番交易之后，在人们的欢笑和热闹之中，货郎又挑上担子远去。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货郎这一职业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那悠长的叫卖声，也成了那个年代一种特别的记忆。现在流动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商贩差不多都是骑着一辆三轮或者推着手推车，他们也不再像以前的货郎那样，一路叫卖。

我有时在偌大的办公楼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透过窗玻璃，看着楼下那些商贩，心中不免生出许多感慨。其实，不管是那时的货郎，还是如今的小商贩，都是时代发展的缩影。他们从事着简单的体力劳动，凭着自己的口才与智慧，为了生活的柴米油盐辛勤地奔波劳碌着。

往事如昨

姥爷

郭忠寿

儿时我在姥爷家长住，户口也落在了姥爷家，直到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如今姥爷和姥姥早已离世，每当回忆起与老人在一起生活的30年，都恍在昨日，倍加思念。

姥爷小时候只读过两年私塾，却知书达理、低调谦逊。他9岁丧父，20岁丧母，17岁时和姥姥结婚，生育九男两女，老两口对子女都非常疼爱。姥爷经常跟我讲起几个舅舅的故事。

1952年的一天，15岁的老八用大杆秤挂在门鼻上称体重，操作不当，秤砣掉落到小缸里，把缸砸碎了，吓得拔腿就跑，一天不敢进家门。姥爷走街串巷，找遍全村终于找到了儿子，他说：“你闯了祸，认个错就行了，不回家吃饭饿坏了身体可要挨揍了。”老八立马跑回了家，向姥姥认了错。姥姥一天没见到小儿子，心急如焚，见儿子回来了，急忙给儿子打鸡蛋水喝（旧时胶东待客的高礼节，贵客一进门就给煮荷包蛋）。此事传开后，邻居们都说：“这两口子真能担待，换了我家非得揍他一顿不可。”姥爷说：“孩子闯了祸，本来就害怕、上火，你再打他，那就叫祸不单行啊。”

姥爷常说：“在与亲戚朋友的交往中一定要先有舍，鹿吃草还要鸣其群，人就更应该做得好一些。无论在单位工作还是自己经商，都要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姥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姥爷身高1.8米，身材魁梧，过日子有谋略，农忙时忙活庄稼活，农闲时与邻居一起，三个人合伙开大排档，经营摔面、包子、炒菜等。每年正月十五后，三人挑着行李、厨具等徒步走遍招远、栖霞的大集和庙会，三个月不回家。

不知内情的人只看到姥爷的威严，而家人却知道他经历的不幸。1947年，25岁的老二踊跃报名参加支前担架队，在莱阳战役中受重伤被送回家，两天后去世。看着刚过门不久的儿媳和刚出生的孙女，姥爷和姥姥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心如刀绞，以泪洗面。为儿子处理完后事后，邻居劝姥爷去政府反映情况，姥爷却说：“战争是残酷的，国家是贫穷的，那么多战士牺牲在战场上，咱就不去找了……”这就是姥爷，在家国大义面前，他就是这样识大体、顾大局。